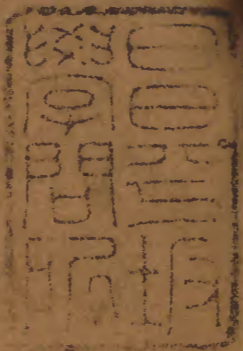


戰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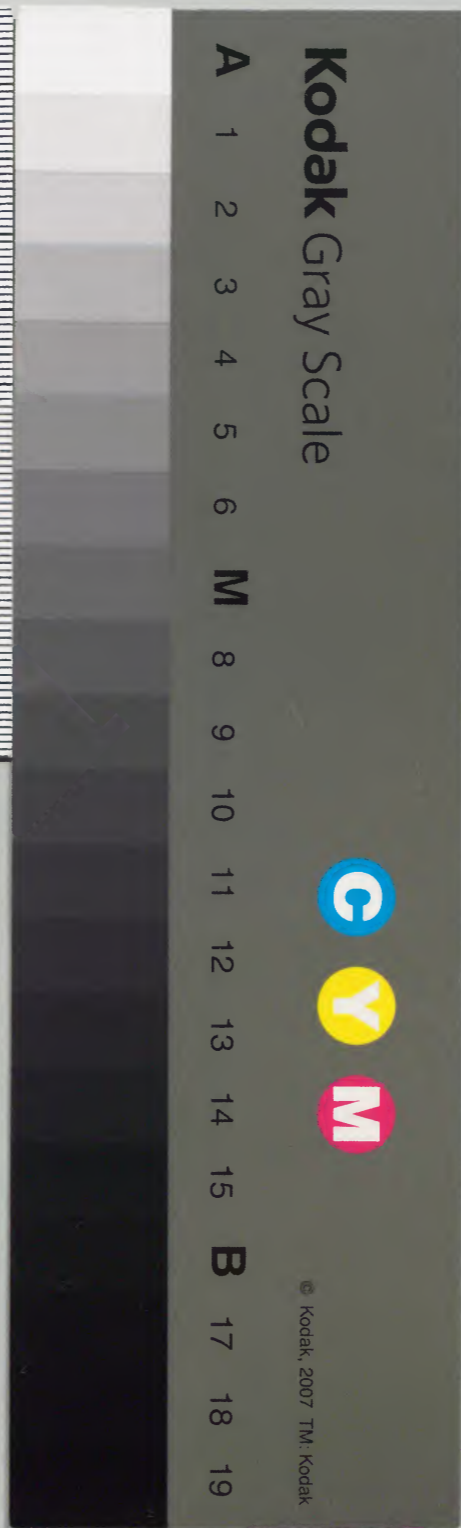
三



漢書門			
八	六	四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五	漢
冊		號	書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112
冊數	8	(2)
函號	286	131





鮑氏國策秦卷第三

縉雲鮑

彪校注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北扶風馮
湖北地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
南有巴蜀廣漢捷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
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祥柯越雋益州
焉皆屬

孝公

獻公子顯王
八年庚申立

衛鞅

衛之庶孽公孫氏

亡魏入秦

鞅事魏相公叔座

孝公

以為相封之於商

屬弘

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

至行

至猶

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諱猶避也

賞不

私親近法及太子

是為黥劓其傅

墨涅其額曰黥
截鼻曰劓太子

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
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
賈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

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諸侯

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

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蒞臨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

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

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兒男曰兒皆言商君

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

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

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

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

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

以威勢相脅曰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

之利三郡並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伐馬之用

代幽州南有巫山在南山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北距此二郡耳故言限

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

也在弘農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

萬奮擊者能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

也物之雄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

馬者兵法之教習猶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効秦王曰寡人

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

法令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

不順者逆心不可以煩大臣逆入心則行之今先

生儼然稔莊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難故大臣勞願以異日

異猶它也侯成順然後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

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屬上

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堯伐驩兜言止言憂之豈嘗

舜伐三苗國名縉雲禹伐共工流之湯伐有夏文

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

政寄軍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言語相結結親天下

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饒文謂辯也諸

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百

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明言章理文

法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游說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

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綴甲厲

兵集韻厲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夫徒處而致利徒

空也言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

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之寬則兩

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戟有支矛撞手擣也

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

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

當從人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

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嗣主時君皆繼

忽於至道皆昏於教昏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

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所冒沒以此論之王固

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黑貂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也去秦

而歸嬴滕方言詹齊楚陳宋曰履躋負書擔囊

高注囊囊也然則此字元作囊從兩說形容枯槁則上滕字當從巾囊也囊無底囊有底

面目黧元作犁黑集韻黧黑黃色狀有愧色愧元作歸今從高注歸至

家妻不下紕機縷也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

秦喟然歎曰喟大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

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伏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凍帛也取其熟揣摩量摩研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見說趙王肅於華屋之

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擊也趙王大說封為

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也兵車錦繡千純集韻四

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橫

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大國之關不通秦也當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

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煩

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年諸侯相親賢

於兄弟勝賢猶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

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東廊

謂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不式於四境之外當

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元從為用轉轂連騎後

盛炫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為喻也使

趙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

戶捲樞之士耳樞門也捲木為之伏軾車前搏

銜集韻搏控也蓋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也庭說諸侯之

主猶庭教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仇集韻匹也將說

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

也掃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

不敢傾耳而聽嫂地行匍伏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

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

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諺周曰秦蘇

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

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

肅侯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
而志止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
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
徒耳惡觀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聲恐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元作東之君從以欺秦

趙固負其衆恃猶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

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寡人忿然含怒日父吾欲使武安子

起往喻意焉喻諭同告也告諸寒泉子曰不可夫

攻城墮邑敗城自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秦惠王曰敬

受命核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

年伐楚敗之陘魏許秦以上洛屬弘以絕秦於楚

使不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郡非秦責賂於魏

責求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

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背寡人也王何

不與寡人遇遇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

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

楚之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魏弱若不

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

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

上洛於秦

碑板補缺
楚怒秦合周最調
楚王曰魏請無與
楚過而合於秦
補曰別不以此足缺文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遇於境此下脫簡有秦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是以鯉與之遇也敝

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

景鯉而德周秦齊魏敵也齊不合故楚說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符使景二字

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符

不與不如景鯉者元作是便計也利便猶安秦王乃留

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猶權

勢也天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

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

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有猶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則社

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

河之上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王用儀言

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

百里時以與魏犀首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

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敝罷疲恐畏秦果獻西河之

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相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

郭號同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屬扶風

夫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

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

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而憚宮之

奇存之奇虞臣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乃遺

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

左氏不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

之欲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

橫門君元作橫君注有門字之善用兵下衍用與

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

以重其惟按儀初游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

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

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

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王謂陳軫曰

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

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

孝已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天下

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

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

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

讒之賜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

劍以死

者良僕妾也也良善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

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

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儀之隱者

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

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

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

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

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而明所籌度

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輸楚以國情輸楚楚人有兩妻者人誂

其長者誂相呼誘也長者詈之詈罵也誂其少者少者許

之居無幾何時不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

和汝和猶應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

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

也軫誠有此則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

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補輸楚楚王元作王必不

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

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

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

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且見弃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襄為然遂善待之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者也義渠君西戎也北地曰道遠郡有義渠道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謂白也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亦燒也言火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且

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

曰謹聞令命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

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

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

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羣臣而謀致之曰

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

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末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

國遇於此地而見敗耶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鞏轅緱氏之口高紀注鞏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

留之道

屬上

魏絕南陽

秦使

楚臨南鄭

亦河

秦攻

新城宜陽

新城屬河南

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謀

也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按圖籍

土地之圖人

挾天子

挾持也

以令天下

指摩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

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

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

狄願還視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

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

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

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

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

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

子劫脅也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

名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韓周之與

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

并力合謀

也并並

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秦兵

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伐蜀之完也

不虞傷敗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

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

蜀蜀既屬

屬猶附

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

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

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

王其為臣約車并幣

言并則幣非一物

臣請試之

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

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

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

亦無

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補亦無大齊王閔唯

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

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於秦重也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

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

而儀不得為

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

地

楚記法一今順陽郡南鄉羽水三縣有商因在於中故名公農商縣是也

方六百里

若此齊必弱

夫楚援故

齊弱則必為王役

元作沒

矣役言為楚

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秦因楚約齊得根曲而沃之役楚之惠也而

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

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

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

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

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

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

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

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

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

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絕齊

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

弭口無言集論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

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也來還也又

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

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稱病不朝今至也

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

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

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

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

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尚不

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

交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

悍也彼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

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

以救亡者集韻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

記懷十六年有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

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寡人不佞佞高不

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

伐軫傳言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

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

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

故使人問之楚王曰使問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思

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

之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

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爭元作諱

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管與止之日虎

者虞蟲猶人者甘餌也以餅餌今兩虎爭人而

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

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

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

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亦所以忠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

為主也

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

唯王可也

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

之要也

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

先也

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有無計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於韓起樗里子於國

舉起猶三人者皆張儀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

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

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子

之魏不反秦兵謂以而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

張子不去秦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高貴

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

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張子謂秦

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

今身在楚疾之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

之言蓋曰王楚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

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

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請秦王曰：有漢中，蠹

言為國中蠹也。種樹不處者，言非他人必害之。家有不

宜之財，則傷之。必有禍。得今元作漢中南邊為楚

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言不

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

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

市楚也。

為補魏謂魏冉。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

也。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

毋澤。辛疑韓人，張張說魏王，哀薛公，嬰公叔也。曰：

臣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荷且以與

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

欲請誅特其項以受鈇錢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

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張揚主韓魏齊

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今

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是令張儀之

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是禹善謨

作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公不如

反公國。謂秦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

於冉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

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

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衍也而公請之以自重

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也時相魏為儀請而得亦所以為魏魏亦重冉也

醫扁鵲虛人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去

其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

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

其石徒也所以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

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君一舉而亡

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

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

行輔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德臣矣

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息壤以堙洪水府

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武積之久矣

歸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

之稱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

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屬漢天下不以衍為多張儀而賢先王惠魏

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異州國後志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朽當作朽

信當作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媒孽也王必聽之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之怨也此書後或
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
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
也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
 者也族姓而殺人入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
 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則慈母不能
 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嘗子

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不適三人適帝臣恐王為
 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
 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
 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
 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
 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
 宜陽之役役猶馮章秦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
 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使楚楚權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
 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
 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詐為因謂楚王曰寡人

固無地而許楚王

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

鼓以卒不上

卒上也猶前秦之右

將有尉尉

對曰

公不論兵

言不以兵法治上

必大困甘茂

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以釣今攻

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

挫推而公

仲

元作

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

戰功曰伐言後不復

立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

死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毀之如攻國然

而外與韓朋

元作

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知進兵

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

無事也

不得事權

秦衆盡

謂死傷多

怨之深矣

使茂又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

楚時助韓韓楚必相御也

御猶制也二國雖合兵在韓後韓猶相疑故自相制

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

以其御也

宜陽之役揚達秦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

周得之是以九鼎抑

元作

甘茂也

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

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

言攻而不勝亦足以

元在韓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韻集

需音儒章柔滑克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

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與語將

而聞之聞之於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

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

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

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也告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

使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

曰誅元作於楚誅誅也若而不使魏制和制謂楚

必曰以鬻魏之秦鬻魏鬻賣也如賣友去魏補不

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

和魏制和必說絕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

且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主主天下而不忿之要約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使鄰國能從鄰服從今王廣德

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

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

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詩故先

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

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晉兩卿圍晉陽，屬太原故國卒為三

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

國揚州郡亦山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為黃池之

遇。陳留外黃注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無禮於

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人遂為與，元作勾踐禽死，二

年梁君王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

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五年，魯

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後子死，太子申也，君為桓，不見齊楚及朝天子事三十年齊

敗我馬，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三者非無

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

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據有之徙兩周

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

黃棘，秦紀楚記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不地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

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

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

之士，濟水在溫西北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

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未路之

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

世主之心，依猶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

也。

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衍王四

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而未能復戰也敵

不敵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意外言四國不以爲

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秦先得齊宋則

韓氏鑠以銷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

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

行之則兩國者秦必為天下笑矣謂此策孟軻

名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為中期說秦王曰得人也悍勇也勇中期適遇

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

廿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傳

侍燕太子質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蘇子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遣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

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弃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

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

茂賢人非怕士也恒常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

本賢人作賢士

王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陽城終身勿出代知未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將謀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於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偽為齊補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循八命之命茂傳有

獻則楚人為辛謂公孫消人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

辛元作辛下同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

辛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

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雖

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辛戎有秦楚之重太

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秦王謂樓

緩趙人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大河之東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

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王何不召公

子他元作池下同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

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

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

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卒

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補此二字之兵乃退

緩時相秦對以他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

薛公田文為魏謂魏并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

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

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以濟

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

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

讎君必深齊讎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

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卒攻齊之事

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魏秦王畏晉

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子晉

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

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

採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

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

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拒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泠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蓋齊謂秦王曰向欲以攻宋恐秦害之故使向說秦

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國晉

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

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

故重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

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

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元竹於除宋罪重齊

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為苦除解免也須殘伐亂

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

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而齊之

德新加加德韓魏與字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

齊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

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沛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齊陰

高權懸宋衛言較其輕重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齊

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野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耳利有千里

者二謂齊楚富擅越隸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四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

之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

取之腴腹肥也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兵休復

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譚振補缺

全取楚漢中再戰於苗大敗楚軍韓魏圍之固乃南徙至鄧楚引歸後三國謀攻楚秦之救也或說薛公殺使告楚曰今三國之且去楚楚能應而共秦難補曰薛公未嘗有其在字六矣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秦王欲為

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魏弗

聽秦太后宣為魏冉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謂

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

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言收之晚也王曰未也太

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

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

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疑於秦

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楚元作去三國攻

楚元作去三國攻

上所言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

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之

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愈

不敢出此又三國說也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

絕其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

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

不敢出兵大衍臣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

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劫則上黨秦之

有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

則魏秦之縣也

言負芻以母

已珉

元作珉下同字

韓策作珉今並

欲以齊秦而困薛公

爭魏故佐欲定

其弟

佐負芻庶兄

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

因二人

魏困

魏懼而復之

反齊

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

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其父母國

也齊又與薛公隙故

謂魏毋曰和不成

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

兵必出白

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

不能窮毋故從毋而和然先

公不若母多

謂專志

和則毋重令不勝而和故輕

也務則疾到趙歸我也此蓋毋欲和而起似不爾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

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

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

年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趙王惠喜乃案兵告

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

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

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背以告敝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

二社二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

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言曰秦且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

襄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
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不利於
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
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夫齊罷國
也罷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
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
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兵則
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
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三也齊割
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

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

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則秦反受兵四也是

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以齊破秦為之頓何

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

邑魏也亦屬韓猶上黨兩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

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

之腸胃安邑上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

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

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并別封也越

藉君天下借以制天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

陰定陶陶今濟

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

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

竹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

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人所不能為時至

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

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

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

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之初成昭王之

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餘年田單復之除萬世

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詩云樹德

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詩逸吳不亡越越故亡吳

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

臨淄之役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

以元作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

卒倅同而從齊齊秦元作趙合其讎君必深矣挾君

之讎齊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

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借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

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

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

志於攻齊而無它慮也

說秦王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曰物至而反猶

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上累棊是也今大

呼極補缺
襄王二十年秦自起
楚西陵或拔郢都
楚光王之墓王陵未
保于陳捕楚遂利弱
秦所輕於是自起又
兵來伐楚人有其勢
游字博聞襄王以為
於使於秦說相王曰
下莫強於秦楚秦聞
王欲伐楚此猶虎
闕而擊大受其弊
吾校臣請言之其說
聞之
曰此氏云此段首有
以文史記物存後證
目之文亦小異今以後
補

國策卷三

七

七

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武王元

莊王按史秦輕楚頃襄王歇乃上書說王之身三

世而不接地於齊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今王

使成橋秦人守事於韓守猶成橋已元作北入燕使

於秦朝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

秦必割地予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

社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拔燕酸棗虛挑人燕屬

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

蘇代曰大胥須之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

挑城挑人史作挑注燕縣有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

校雲翔散也語注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

今從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

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今按屬魏故縣

又南陽有首山有垣以臨仁兵臨之平丘元作小

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守而魏氏服矣王

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漢之南楚磨之北後志當陽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

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

肥猶厚地猶則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甲兵之強

一元作壹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而欲以力

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步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

遂在臨淮豈此耶蓋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或越王逐北至是沒傳並不注道應注干

利於前設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禮揚州其川二江浦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

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

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謂無傷而忘毀

楚之強魏也攻下文宜有韓字臣為大王慮而

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

足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

有心子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

躍走也兔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喻人心難知或忖度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

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

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

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

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頤頭首

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頭顱僵仆顱首骨僵也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累為虜鬼神狐

祥狐之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

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

韓魏資猶與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

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所應悉起應王齊趙魏韓也方言南

攻劫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補構而不離魏氏

將出兵而攻留屬楚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鉅胡陵碭蕭相

碭屬梁國故宋必盡七邑故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

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十縣注入沛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

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王

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

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

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

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不吏事猶治一年之後為

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也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

詘令韓魏詘猶反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韓韓必授

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

圍遼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北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補成

元作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鄆陵並屬穎川嬰城上蔡召

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不通韓魏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齊之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手是王之地一注元作兩

海東南要絕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之持劫

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

段產秦謂新城君注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郎同漢官表注主郎內

諸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

察之也元在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

馬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去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

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

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大叔干田言馬

而豈服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繹牽長繹索也

故繹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得國

事稱不釋塞者言障之於是繆牽長也亦在韓策

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睢得而問之王不解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因王稽秦謂者令時使魏還入

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

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

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

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為也語

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

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鐵榘質鎖同榘鐵榘質鎖同要不足以待斧鉞斧鉞亦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

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

任人者所重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

黎楚有和璞下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

不能別之故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

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王則

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

喻厚重彼有擅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

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

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闔合二元作其言臣者得無其猶將賤而不足聽耶

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願少賜游觀之間間暇也望

見足下下不斥王猶指其足也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

因謝王稽說其目謝且說故使人持車召之唯傳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

者義渠之事急蓋脩李帛之怨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

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傷閔猶

疾也自傷其見睢之緩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

睢見者下見賢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

屏除也此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以為教之范睢曰唯唯有間亦隙也秦王復

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先生不

幸教寡人乎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

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龍

西首陽此渭水之若是者交疏也絕句已一說而立

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

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

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

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

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請欲言

願以陳臣之陋心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

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疾音賴，惡也。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育皆勇。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

謀如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於時猶爲之，今爲而。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斃，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非大也。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

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溷同亂而存先王之

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

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

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

睢再拜秦王亦再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

谷口文紀注在雲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

隴西有隴左關坂函谷關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

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後犬

物志韓有而逐狡兔也狡言其霸王之業可致今

反閉關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

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

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欲少出

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巴少出師而

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越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

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戰勝破軍殺將

再辟千里辟拓地無得者集論則手曰扶

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露罷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

韓燕伐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

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中山之地
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功成名立利附
焉元作則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
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
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
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
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虛王曰寡人欲親
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
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
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

曰其策為此使人士何適從乎若於是舉兵而攻邢
丘在河南邢丘拔四十二年而魏請附曰雎復秦
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
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
欲收韓韓補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
陽屬河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皆有
斷而為三字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
也王曰善此三十八年也攻宜陽說亦在拔邢丘
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

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不聞其有王聞秦

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備也

言不白王而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

擅遣使於外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

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

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决裂諸侯謂分割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

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國謂秦也言制戰敗則

謂軍在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

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披

其枝披謂之披其枝者傷其心逸大其都者危其國

此因詩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栢之管齊

之權管猶管權之也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

死集韻宿夜也通昔事在閔四十年李兌用趙滅食主父滅主父食一百

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

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

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

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

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年昭王謂范雎曰昔

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已一作也

秦當秦

田文非也

昭王謂范雎曰昔

有唯傳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有有神叢與灌木中有恒

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著十二暴曰吾勝叢叢藉

我神三日借我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

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

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

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

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負之如不如一人

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以爭持今秦國華

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

器則已稱猶等也謂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

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

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

不滿百斛計日至尉內史秦有郡尉有內及王左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

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

扶扶猶持也其輔外布輔謂股而治政不亂

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

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

國策卷三

三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

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然則今何得

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行我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慮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乃

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捨此獨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齊相孰與孟嘗芒卯之

賢不信韓人魏主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

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

亦明矣中期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翠對曰王之

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趙

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

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

三板高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韓康子御魏栢子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

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絳水

利以灌平陽絳水屬平陽魏栢子肘韓康子不敢正

築康子履魏栢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

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

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

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鬼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問暇

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四十一
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葬以人從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

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

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

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

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

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信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邵陵南有

此四十二年也范睢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

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

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

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

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睢之

矣儀亦未嘗張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地而以自贖

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

而更與不如儀者市非智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

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元作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

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今平原君趙公子勝

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

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

丘而臣之

降貶損之也每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

天下之王尚猶

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

故為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 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

起相牙者言猶忽也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

唐睢載音樂子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

高會高純注大會也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秦

孝當作者

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用金少故未其可得

子者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睢云

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

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

大相與鬪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襲其父稱曰然又即圍邯

鄲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

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

亡鄲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鄲江陵注鄲都又鄲故鄲禽馬服之軍不

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

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

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注故邢困於上

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天下之民不樂為秦

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

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

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

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

老曰公之愛子字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

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

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

子也此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為梁

時無地餘子同也大同徒可任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

以告蒙傲秦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

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蒙

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

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

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元作為將兵臣以韓

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

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

南虜也汝南民為

韓虜獲者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鄂也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

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集韻

俸秩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

平之事後志法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秦軍大

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飲食舖餽謂祭鬼曰餽以靡其財集韻靡

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涕泣相哀

勦力同憂勦并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

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

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

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

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

師矣乃使衍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

亡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王欲使武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

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

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

年取郢楚人震恐震勞靈震物東徙而不敢西

向徒陳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補不能半

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十四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

鹵鹵擗同大捕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

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

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命唯稱王大發軍人數

倍元作君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

以寡擊眾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項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

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隼韻斤亦踈百姓心離

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

深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發梁焚舟以專

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掠於郊野取奪以足

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

毋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

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頹魏時韓信侯立三

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

佐韓也欲推以為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

臣得設疑兵以待元作韓陣戰也韓陣持不決專軍并銳觸

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北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

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

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

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臣
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
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
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
撓也撓敵求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
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
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
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
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
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

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
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
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
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
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僑慢誅滅無道以令
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
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
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
夫勝一臣之嚴焉威嚴猶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
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
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

軍敗則辱此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侯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曰某夕某孺子孺乳子也婦之美稱齊策內私之也言嫗之嘗乳者亦婦人王有七孺子內某士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其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

二作日
一作謀

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必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二之令亦能行也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申木衆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稽之副也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魏在秦東開罪於衍楚魏開言始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非王近習之舊也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職猶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

惑衍或與罪人同心罪人謂而王明誅之是王過

舉過猶誤也昔舉而誤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

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王

必不失臣之罪已殺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

過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

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

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

而世不妬元從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

民不樂後也爭先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舉

成之不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

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

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必於其已邑必欲戰

已趙僅存哉言所存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

四方無所不通故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攻時

邯鄲不破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

以刑罰新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語曰戰勝

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功大而權輕

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

國策卷三

四九

故下當有識
乎之二字

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

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

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

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

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罷楚並音疲敝魏

與不可知之趙未亡形而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

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

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元

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為齊兵困於殺

函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

也然終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墟其民為虛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

齊唯秦紀惠十三年東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壽剛不至是也此樂

殺入臨淄之役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

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是則伐楚攻秦而

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精兵

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

也司馬穰苴以齊言收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

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合從不

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

夫刑名之家申韓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

白馬故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

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

并楚趙奢鮑佞將絕楚有四人不名起而從之臨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

擊也不隨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宜憎懷而愛秦

耶亡其猶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三國

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故

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

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

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

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

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

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自昭迄始

也今定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後秦獨攻取

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曰臣

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雖然言已未臣願

悉言所聞盡悉詳也大王裁其罪裁制臣聞天下陰燕

陽魏陰北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固齊時

東國齊楚為大故從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成從

將西南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竊笑之

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臣聞之

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困倉

空虛國圍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白刃在

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非

元作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

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

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事也言秦

與相攻者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寇

也聞戰頓足徒跣徒空手也集韻犯白刃蹈煨炭

中恨益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元只字是也如是者相

一次不夫斷死與斷生也言死而民為之者是

貴奮也在言勇一可以合十與敵十可以合百百

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

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秦

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

死之害故不如秦以此與天下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

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

破也當相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

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

無定事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

破荆申破宋閔二十八年西服秦制秦事未詳北破燕十五年

中奮作東

國策卷三

五

中使韓魏之君其兩國從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

令天下以詔令天下時未濟清河濁足以為限

東郡壽張注涑上有胸城又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齊齊五戰之國也

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

上所謂南破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故由此觀

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

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

洞庭五都江南楊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

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荆王項亡走東伏於

陳起見白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

也易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於強

國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猶舉

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

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置

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而軍華下即華

所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元作圍梁數旬則梁

可拔拔梁則魏可舉魏則荆趙之志

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

近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

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
穰侯所封也如封壽剛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
病於內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
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無險隘故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
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
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
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

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
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
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
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外滹沱河
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
中呼沱元一作池以北中言中分之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
敗取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荆以東
弱齊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魏氏流猶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
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

謂先世所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

趙敗言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

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

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大封李同之父於此

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

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

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

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

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

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帥天下

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

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

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綸素為非金

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

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智伯帥三國之眾以

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

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箸筮也占北灼龜拊以視

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

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皆之得兩國之眾以攻

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謂一舉趙亡韓拔也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也以主不忠於國者切著明孫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益鬲於涂人奪之也兩雅

鼎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也

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斬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

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

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義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

辯智者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期得此物也理治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天

傷天下繼其統統紀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言其兩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

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

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越之大夫種姓文

勾踐其卒亦可願與元作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

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

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還反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

示情素素其所蒙怨咎集韻冢覆也蒙冢同鞅嘗

蓄積刑太子之傳知必見怨咎

猶曰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印則鞅卒為秦禽將破

為之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毀譽

必欲元作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

離困辱離雅同集悉忠而不解解解主雖亡絕盡

能而不離離猶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

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

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

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信五是有忠臣孝子

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

君父為戮辱刑戮誅辱之如憐其臣子夫待死而

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

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

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

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

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

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

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

同四齊切擊也集韻廣地殖穀植種富國足家強

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

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

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

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

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有

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於

天下輕諸侯陵元作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

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叱呼駭三軍叱訶

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

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

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

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

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第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

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

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

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

攻楊越越屬楊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其四支按起傳宗室大臣射刺起死

大夫種為越王墾草荆邑墾耕荆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

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

勾踐終拮而殺之拮戛同憒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劍死此四子者功

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

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衍分字大投大言全勝也或欲分

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川以實宜陽

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謂斬

絕之此言斷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

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如時不退時是則商君白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

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

士臣之見人甚眾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

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

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年東收周室

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

號為剛成君居補秦十餘年事補昭王孝文王莊

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

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辯士皆於

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

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

濮陽人屬東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

孝文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

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

世遺猶詒願往事之事猶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

世後世

宛城

趙地

故往說之曰子傒

異人異母兄

有承國之業

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

無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

於不可知之國

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

糞土

弃死且賤也

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以求歸為事

可以有

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

孝文后華陽夫

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

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

太子子傒

君之府藏

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既美女充後庭王之春

秋高

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

一日山陵崩

山陵喻高且因崩喻死

太子

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

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衍其寧字

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

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

避席

離席前請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

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

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

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

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

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願

一子以留計

留不決也

是抱空質也

出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

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紀秦王老矣一日晏駕

天文志注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異人

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狀

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

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

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問曰問政事陛下

嘗軼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此者趙之豪傑得知

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

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箇單臣恐

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竒

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為相號曰

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

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

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駭庶謂不韋賈人也彼安

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謂不韋賈人也彼安

也所以此得贏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

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襄士之險險傾

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

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竒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

始皇帝莊襄王子元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張唐

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

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

庶子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

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

吐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

夫項橐列子有問曰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

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

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

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

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

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

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

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

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因之請於文信離今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

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

報趙見趙王襄悼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

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

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

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齊臣五城以廣河
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
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

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

秦王欲見頓弱秦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

天下有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

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

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鈹挂

耨之勢鈹芸苗器耨耨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

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

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

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艱同語

色艱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毐毒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

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

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膏腹王資臣萬金而遊

資齊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於

秦歸說秦之使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

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

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

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

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行於

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也殺幽王七年齊入朝四國畢

元作從齊魏燕趙也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

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睢而其說

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

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言

國千乘之宋也宋公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鉄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衛無東野詳此則剛

也魏為衛取武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平趙取之

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莫敢闚東門

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

其委質還反言政事也而朝於邯鄲之君

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今朝行魏

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因退為逢澤之遇

一補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

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請為

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一

所稱故定為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

始皇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

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水縛齊將楊之而大敗申縛

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乎際絕地齊戰敗

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擗擗夜戒有所擊引

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不攻於是天下補積薄

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高注紂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

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

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

困財力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魏

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其兵乃

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

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

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

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

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取出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礪同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

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

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

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四也今賈忠王而

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

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

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

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

內賈肉不售故曰廢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

太公所出又鈞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鄭為鄙蓋鄭鄒之人仲嘗與鮑叔賈南

陽之敞幽修武南陽也敞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

二十九年相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

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白鬻於秦穆公相之而

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

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此四士者皆有

詭醜大誹詭辱醜也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補使若卜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自

見莊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

評極四國為之
罪之以省李斯為
合各所會魏人
章七百八十
字乾氏不載

非察其為已用汗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故可

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寸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

上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行可復使姚賈而誅韓

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

賈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

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

當伐燕而之會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

天下後出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

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

國策秦卷第三
寬政己未

卷第三

11

